

城市记忆 5

博罗文脉东江文化溯源

一段古老渔歌 唱出东江渔民集体记忆

“除非干不动，否则不会离开‘母亲’” 唱出人们对东江割舍不断的情怀



五城共饮东江水 黄辉延摄

1 惠州人饭桌上的“东江鱼”

7月1日，为期四个月的东江休渔期正式结束；经过休整，惠州的渔码头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17日下午5时许，羊城晚报记者从合江楼穿过水东街骑楼，顺着滨江东路往下，还没到河鲜码头，就已看到密密麻麻的街坊在岸边等候，或相互热情打招呼、热火朝天地交谈，或伸长了脖子等待。江上的渔船远远地向码头驶过来，还未靠岸，街坊们就开始按捺不住……

“今天有没有泥鳅啊？”家住桥东合江楼老市区的独先生是河鲜码头的老熟客，他向渔民指定要一斤泥鳅，并特别嘱咐要个头小巧。渔民从鱼箱挑选出一条条泥鳅，熟练地装袋、灌水后从铁框门递给顾客。

独先生举起手里的泥鳅向记者介绍：“这些都是渔民从东江里新鲜捕捞出来的，对面市场里卖的

养殖鱼根本没得比。”无独有偶，陈先生也早早地在河鲜码头上候着。他告诉记者，当天是周五，大学时候的朋友约好到家里吃饭聚餐，为了事先准备好美味的饭菜，妻子早早就嘱咐了他到河鲜码头买鱼：“这里的鱼肉质鲜美，无论是红烧还是清蒸，都非常美味……没想到才刚开渔不久，就有这么多。”

在距离河鲜码头几十里开外的博罗葫芦岭码头上，不少市民也围成一团，等待渔民将渔船开到码头，船上的鱼儿正在跳动着，“有黄角鱼吗？”“今天有鲢鱼、鳊鱼……”船快还没靠边，岸边的市民就开始“喊话”船上的渔民。

刚买完鱼的刘先生，东江水质优越，生长的都是淡水鱼，肉质好营养也好，是老惠州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用江鱼做菜肉质嫩滑，入口就可以感受到鱼的鲜甜……”讲着讲着，他咽了咽口水。

3 渔歌唱出渔民集体记忆

“春天起来鱼上竿，渔民阿哥工作忙，今日打鱼大着进（收获）了，朝朝晚晚上市场，有钱下袋了……”在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一种汝湖渔歌水上社区渔民以惠州方言演唱的汝湖渔歌，它是内河渔民的一种集体记忆，记录和重构了他们200多年的生产生活历史。

汝湖坐落于东江中游西岸，现为惠城区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小镇。据史料记载，2003年，仍图镇与原汝湖镇并为一体，成为现在的汝湖镇，纳入惠城区管辖，在此之前，仍图镇为隶属博罗管辖。另据了解，早在清代中期，汝湖渔歌就已开始传唱。民国至上世纪60年代，渔歌盛行于汝湖一带，到现在仍有少数渔民还在吟唱。

不同于沿海渔歌在惊涛骇浪

中铸就的刚烈，也没有拉网号子的高亢，东江上的汝湖渔歌依着惠州方言腔调，且吟且唱、如诗如画，描绘一方水土、一地风情、一份心绪，从容地释放，委婉地倾诉，咏叹式的小调韵味无穷。“以往东江上的渔民就以汝湖渔歌排解忧愁，愉悦心情。”汝湖镇文化站有关负责人介绍，“不仅渔民之间会斗歌，夫妻之间也会以歌对答，内容诙谐，嬉笑怒骂皆由歌出。结婚时有婚嫁歌，亲人离世时有丧歌，忙碌时有劳作歌，追求心上人就唱情歌。男女老少都能信手拈来唱上几句，一首渔歌就是一段珍贵的生活记录。”

汝湖渔歌的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斗歌，内容分情歌、婚嫁歌、白事歌、劳作歌、生活歌、风景地名歌、乐唱歌、儿歌、杂歌九类；

歌唱时无乐器伴奏，曲调为A羽五声调式，音域不宽，行腔委婉，咏叹性强；乐曲短小，一般由4个乐句组成；歌词内容广泛，题材丰富，地方性和文学性强；曲式简单易唱，童谣朗朗上口。

民国至上世纪60年代，汝湖渔歌无论男女，大多会唱渔歌，按家风俗，谁家女出嫁时一定要唱哭嫁歌，不唱哭嫁歌就是对父母不孝，所以每个渔家女必须学唱渔歌。

“逢年过节歌声不断，因为渔歌源于渔民的生产生活，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所以一直流传至今。”该负责人介绍，渔民把日常劳作、所见所闻用渔歌唱出来，把与人相处、追求爱情的故事唱出来，把看过的景、走过的路也融进歌中。

2 东江养育了代代惠州人

在惠州人的记事本中，码头买卖河鲜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刚结婚完的吴女士就跟着丈夫踏上渔船，她告诉记者，她家世代生活在东江边，依水而居，靠渔为生：“以前码头边，每天都会停靠十几条渔船，早晚时分船还没靠岸，就有不少老顾客在岸边等着。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老渔民逐渐走上岸，年轻人不愿上船，码头卖鱼的规模逐渐缩小，只剩几家在坚守着，但不变的是每天仍有不少市民在岸边等着我们的船靠岸，就像是一种不变的习俗。”

结婚以来，吴女士的生活就围绕着东江、渔船这两个圆心——每天跟着丈夫出船捕鱼，回来码头卖鱼，卖完鱼后在江边洗净渔

网就可以收摊回家。“每天最开心的就是渔船满载归来，收摊时一点不剩。”吴女士说，捕鱼也要靠天气和水况，遇到天气好时，一天能捕捞几十斤鱼，“有时候一天能卖出几十斤，但也有时候几斤都卖不出去。”

东江博罗段的渔民蔡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东江边的渔业繁荣，他同朋友承包了好几艘船，每天满杆干劲出船捕鱼，除了在岸边售卖，还不断到附近市场销售。两年后，蔡先生就在村里盖起了楼房，过上了小康生活。

虽然如今的鱼市买卖不如从前热闹，但捕鱼于东江人已经成为他们割舍不断的情怀，蔡先生对记者说：“东江就像是自己的母亲，除非干不动，否则不会离开‘母亲’”。

4 商贾云集催生博罗圩市

坐落于东江与沙河交汇处的博罗县马嘶圩，也是因东江而生，见证了东江的繁荣。原在马嘶村当过26年村委书记的陈锦池介绍向记者介绍，南宋时期，随着东江航运的繁荣，江上往来的商船客商络绎不绝，马嘶村物产丰富，聪明的马嘶村村民就把富余的农副产品摆在江岸卖，吸引了来往的商船客商登岸选购，很快马嘶村就形成了购销的中转站，慢慢地就形成了马嘶圩。

经过三度搬迁，马嘶圩早已没了当年的商业交易，但透过保留下

来的店铺，仍能感受到当年的盛况。今年86岁的陈女士一辈子未走出过马嘶圩，她回忆道：农历每月3日、6日、9日是圩日，那时物资流通不畅，想购买日用品则需要等待“圩日”。“每到圩日，马嘶圩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攒动的人头、嘈杂的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充斥着整个圩市……”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的街道内挤了数十家店铺，墙体早已斑驳脱落，但仍可看到整体的结构：木门紧闭处为正门，门的左侧留着窗口，摆放货物，楼上为住房，窗户上的窗花

尽管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模糊了原样，但依稀能够看到精细的雕工。

从老旅馆与老茶楼中间的小道进去，为百年前在马嘶村上下货的码头，如今河运早已不兴，码头也早已荒废。随着周边村民生活水平提高，添置物品不再需要等候圩日，市场为了满足需求，也逐渐从传统的每月三圩变为全天候售卖。后来经过改造，商户从马嘶圩搬到马嘶（老）市场，1994年搬到现在的马嘶市场。走进今天的马嘶市场，你仍可以清晰感受到东江与博罗人的情谊正在延续。

文脉故事

宗亲是纽带 连起一村人

在博罗马嘶老市场，记者看到了一排以红石青砖盖成的宗祠，据介绍，马嘶村共有23间祠堂，大多分布在古村的前排（俗称“围面”）。几百年过去了，保留完好的祠堂只剩14间。

记者了解到，祠堂各分等级。开基祖先之祠堂，称为“祖祠”。家族兴旺，支脉繁衍，人丁增多之后，每个家族分支又建自己分支的祠堂，称为“房祠”。房祠的等级比祖祠低，一般规定，至少需要过五代之后才能建房祠。房祠之下，还可以有更支脉的祠堂，等级相应更低。

博罗马嘶祠堂风格基本与珠三角祠堂建筑风格一致：青砖砌筑，红石墙裙，风火山墙，飞檐翘角；殿内红石柱顶梁，雕梁画栋；正脊上多为灰塑花鸟、博古文饰；中堂台基、石柱、石枋上的石狮子，雕刻风格粗犷；梁架、封檐上精雕细刻的花鸟、人物文饰丰富。

据了解，祖祠“陈氏宗祠”，始建于约1715年，是村中规模最大的祠堂。祠堂位于前排建筑中央，为三进二井二回廊建筑，大门对联写着：“秀列鸣琴案，清环浴凤池”，第一进，写着“同除巨害”，红石柱有“入其门必恭敬止，由是路惟孝友道”楹联；第二进中殿的“聚庆堂”前殿屏风有“入则爱严”，第三进上殿的“重伦堂”供奉祖先。

殿前写有“祖德宗功五百年衍而一德，子承孙继二十世久乃弥新”的楹联。祖先牌后雕刻着：“祖德流长”。记者了解到，自建宗祠至今，马嘶陈氏子孙已发展到7000多人，其中香港有3000余人，陈氏子孙人才辈出，值得一提的是，名人政客层出不穷，陈志仁就是其中之一。

他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学校学生运动。1925年6月13日沙基惨案发生时冒着敌人的炮火，引导群众疏散；7月考入黄埔军校；10月奉周恩来之命，提前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调入广东农讲所学习。1928年1月参与组建中共石龙市委，负责军事工作；4月，市委选举，当选为石龙市委常委，任宣传科科长兼士兵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24日早上领导国民革命军起义并举行暴动而在石龙公园八角亭执行任务时被捕。在27日凌晨，他在刑场上就义前高喊革命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革命要成功，革命一定能成功！

记者了解到，博罗马嘶陈氏格外重视宗亲关系，2013年族长就发出倡议重修祖祠，得到了积极响应，如今，宗祠已焕然一新。



陈氏祠堂一角

文脉政策

休渔期每年4个月 维护流域生态平衡

为了养护珠江流域生物资源，维系水域生态平衡，惠州从2011年就开始实行休渔，2017年，原农业部对珠江禁渔期制度进行了调整，从当年开始，休渔期由以往每年4月1日至6月1日变更为每年的3月1日至6月30日，禁渔时间延长了两个月。

在禁渔期，从事非法捕捞的涉渔“三无”船舶，渔政部门将对查获扣押回港，一律没收就地拆解；对查获从事“电、炸、毒”鱼或暴力抗法、涉黑涉恶等涉嫌犯罪行为的，将衔接公安等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对禁渔期执法中查获的违反禁渔期制度规定的在册捕捞渔船，除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外，还将按照油补相关政策，纳入年度油补申领资格的审核材料中，甚至取消油补资格。

记者了解到，今年禁渔涉及惠州内陆渔业捕捞船舶441艘，渔民800余人。

文脉漫谈

临江而居，博罗八百年马嘶圩风采依旧

文/毛小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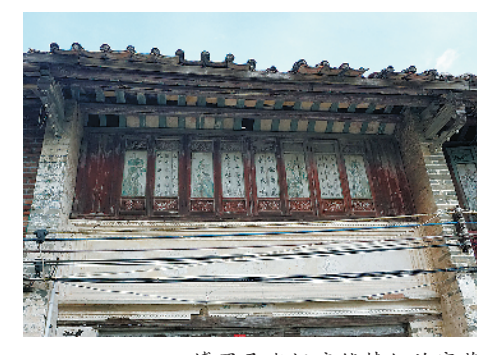
过去的赶圩，赶的是一种生活，既繁忙又快乐。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如今圩市消失在高楼林立的钢筋水泥丛林中。许多人熟悉的博罗马嘶圩，将那种温婉的乡情深深地融进大家心中。历史在变迁，老圩已远去，但依然有许多值得留恋和珍惜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回味、咀嚼。

马嘶村，位于博罗县园洲镇，地处珠江三角洲小外缘的江河，于沙河出口处，即东江与沙河交汇处，水陆交通便捷。水运东江航线上达惠州、河源，下经石湾至珠江口，出海沿珠江可至广州；东与博罗县龙溪镇相连，北靠岭南第一山——罗浮山。

一提到马嘶，人们脑海中闪现的除了博罗马嘶村40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晚期岭南建筑特色古村落外，就是马嘶圩。



现博罗马嘶市场内，交易火爆



博罗马嘶圩店铺精细的窗花

安全着想新建马嘶市场

听村里九十岁老人林叔说，1957-1958年由于各种原因，马嘶圩解散，原有的店铺和卫生站仍保留。几番变迁，马嘶圩盛况不再。

大约在1980年，原籍马嘶村的香港富商陈成稳，捐款重建马嘶圩。

以前马嘶村民去赶圩，要跨过一条摇摇欲坠的木桥到马嘶圩，雨天十分危险，为安全起见，村前的祠堂空地上建起了马嘶市场。

改革开放后，马嘶村先后引进了多家外资企业，再加上外来员工的涌入，附近数万人，全在马嘶圩消费。马嘶村委于1994年在村旁的县道博园路建了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



村民穿梭在博罗马嘶圩市场内

客商如云形成“马嘶圩”

公元约1215年，陈氏先祖迁居韶关南雄，后又迁居东莞常平。陈氏祖先陈中位是名骁勇善战的将军，战功无数。陈中位去世后，他的一匹战马不时哀鸣。一天，陈中位的儿子陈子贵带着孙子陈墩骑着这匹战马闲游。突然，战马朝东江奔驰，在东莞与博罗交界处停下，马匹两蹄直立，昂头嘶鸣，意似于此定居繁衍，故得名“马嘶”。

马嘶圩临江而居，地理位置优越，江上往来的商船客商络绎不绝，聪明的马嘶村村民把富余的农副产品摆在江岸卖，吸引了来往的商船客商登岸选购，很快，马嘶圩形成了购销的中转站，商业开始繁荣。园洲公社也把邮政局、银行、旅馆、卫生站等设施相应搬到马嘶圩。

“三日一圩”变“全天候卖”

旧时物资流通不畅，想购买日用品需要等待“圩日”。博罗马嘶圩逢

每月3日、6日、9日都是圩日。

每到圩日，全镇各村的村民以及附近乡镇的村民蜂拥而至，来马嘶圩采购日用品、农产品，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会在圩上完成。那时的马嘶圩到处挤满摆摊的商贩，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叫卖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现今，传统“三日一圩”不复存在，日用品开始全天候在集市售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新的农贸市场建成，老圩狭小的空间不再能满足人们需求，一些人陆续搬出老圩，原来古色古香的建筑渐渐沉寂……

不过，时代虽已变，博罗马嘶圩的昔日风采依旧可寻。马嘶圩内的百货店仍与当年一般，门侧边留个窗口，以便售卖货物，虽然木门紧闭，依然可以遥想当年买卖热闹情景。

在旅馆门前，同行的大哥伸手指一下东边一间房子说，那间是中国银行。大哥介绍，那是园洲公社唯一一间银行。

马嘶圩内，除了茶楼、银行、医疗站、旅馆，一些商铺仍保持原貌。老圩原居民基本都已搬迁，但仍有一些人扎根老圩，大约是割不断的老圩情怀。